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卷要

文部
第一四七冊
故事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
藻
堂
印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四七冊
故事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有上下等分卷者以一卷計）序 一卷目錄一卷 宋馬端臨撰	卷二百三十至卷二百六十 九	二三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五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七

集賦詩別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

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

況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

漢東京所牂按閔馬父論商頌之亂曰韋昭注輯

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畧而輯

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為集古人但以名

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効制為

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意或相

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鼂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桀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為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

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他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為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

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右例言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

大夫言感物造端

古端字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

材知深美可與

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

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人後代為文辭之人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

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隋經籍志曰漢武帝命淮南王為楚辭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漢志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又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入揚雄八篇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四

漢志賦又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又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隋志楚辭十部二十九卷

通計七書十一部四十卷

唐志楚辭七部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楚辭九家十二部二百四卷

右賦詩

隋志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

通計七書合八百八十六

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唐志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

失姓名一家王宗以下不著錄四百六家五十一卷

宋三朝志五百五十四部四千六百四十五卷

宋兩朝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七卷

宋四朝志二百五十一部六千八百四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千一家一千二百六十六部一萬七千四

百二十六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五

楚辭十七卷

鼂氏曰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嫺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

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

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與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為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為九然則謂大招為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為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其卷後有蔣之翰跋云鼂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與祖又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始詳

矣

楚辭釋文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

陳氏曰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祖其篇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

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侍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益也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

序云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鼃文元宋景文家參考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辯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闕予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鼃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為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歌為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

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

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摠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為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關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頗刪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續楚辭二十卷

鼃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

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

鼂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畫而係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十一

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鼂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汰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贊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賦

以反賈誼揚雄之說又為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辨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為之注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於辨證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為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十二

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識毫髮無遺恨者矣公為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托者也其生平於六經皆有訓傳而其殫見洽聞發露不盡者萃見於此書嗚呼偉矣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為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絕
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
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
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
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
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
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校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
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
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
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辭人之賦視之也然自
原著此辭至漢末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
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
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
辭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

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
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
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
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咏歌以
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
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
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
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予於
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摺舊編粗加彙括
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
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
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怖矣是豈易與俗人
言哉

朱子語錄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
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
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

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十四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鼂氏續變二書刊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為此書固主為辭而亦不得不兼取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

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感怨慕淒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十五

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于無絕道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彘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為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著悉云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永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為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

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寄高遠登昆崙歷閼風指西海陟陸皇皆寓言也世儒乃以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辭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其序言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薛震紛佻倅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煩蘅者楚物也既以諸家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說之之序附以今序別為一卷目以翼騷洛陽九詠者伯思所作也

宋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辭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按隋志集

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一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十八

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序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其泯沒不存者多矣所傳繁露亦非本真也

劉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歌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楊子雲集五卷

鼂氏曰漢揚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

文患其散在篇籍離而不屬因綴繹之四十餘篇

陳氏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按宋玉而

下五家皆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錄

崇文總目僅有董集一卷而已蓋古本多已不存

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

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箴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十九

鼂氏曰揚雄撰今廣德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箴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鼂氏曰後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

將後為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詞章術數天文妙操

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黜削

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

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誌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擬論其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才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

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致堂胡氏曰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儔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仲耳

陳思王集十卷

鼂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一謚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

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近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而下財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邪而文帝典論則

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繁琳等謂之七人植不與焉
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具以集傳者
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量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為魏侍中粲博
物多識強記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
為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

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通考
卷二百三十

三十三

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與

曹植集同

阮籍集十卷

量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人籍志氣宏放博覽
羣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遠晉帝輔
政為從事中郎後求為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量氏曰魏嵇康叔夜也燕國人康美詞氣有領袖
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
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
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燕之鉅縣嵇山家具
側遂氏焉取嵇字之上志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
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張司空集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通考
卷二百三十

三十三

量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為司空為

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圓緯方伎等
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
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

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稱冊祝哀
誄等文

陸機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平原內史

陸雲集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三十四

晁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為中書侍郎會兄機兵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雲仕終清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卷闕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鈔

陶靖節集十卷

節者末卷劉府君誄尤多訛未有別本可以足正
晁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為州祭酒桓玄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玄誄之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

三十五

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

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
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
詩不多然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
諸人莫能及也

山谷黃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
不使語俗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
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乃於斧

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
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
豈可為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遠出於
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
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家
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
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
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
之於詩有不可捨榮木之愛逝水之歎也貧士之
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營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
豈玄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

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
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
而不知其瞻瞻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
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
是又豈毀曩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村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惟
無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